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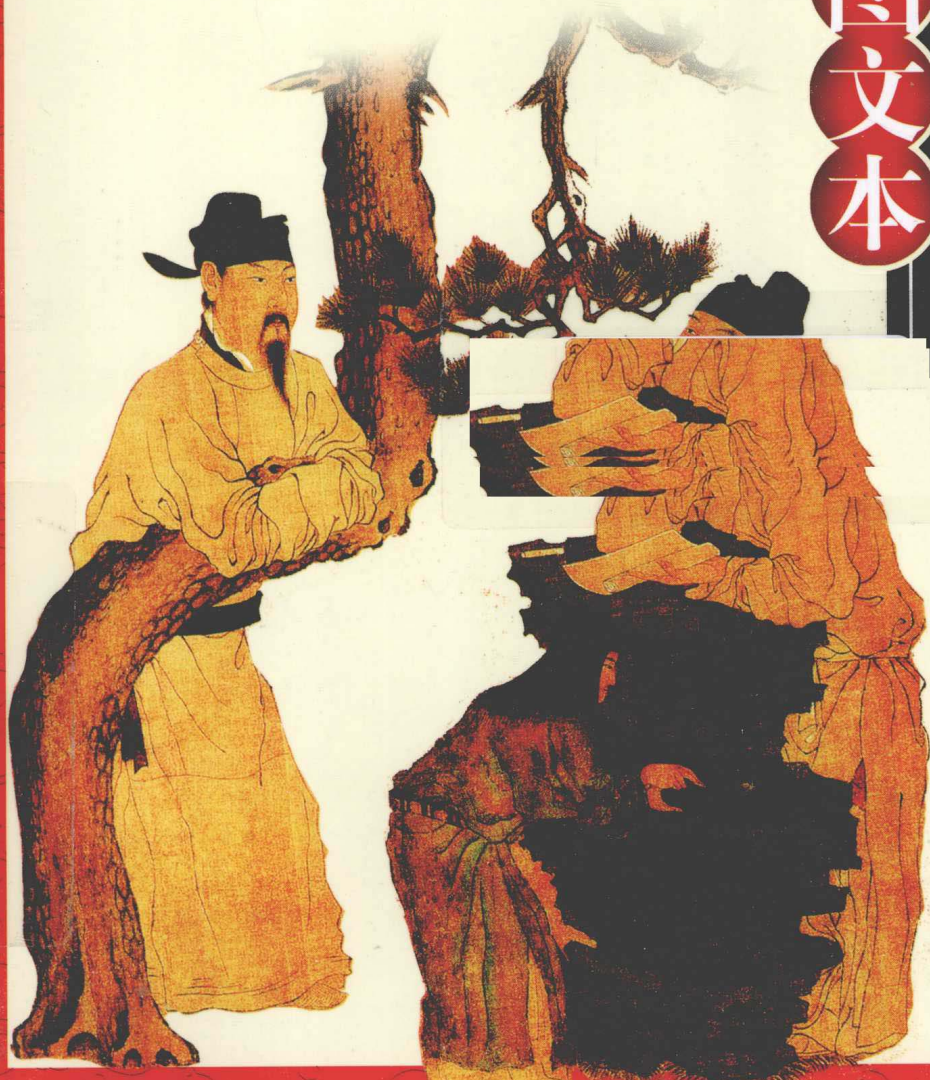
三言一拍

明 冯梦龙(明) 凌蒙初 著

品
读
经
典
国
学
成
就
智
慧
人
生

《三言一拍》荟萃了宋、元、明三代流行于民间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精华，「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代表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图
文
本



三言一拍



京华出版社

29.80元
超值
珍藏版

三言一拍

(明)冯梦龙(明)凌蒙初著

图文本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二拍本/(明)冯梦龙,(明)凌蒙初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 11(2011.1 重印)
ISBN 978-7-5502-0052-4

(三言二拍·图文本)

I. ①三… II. ①冯… ②凌… III. ①话本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5208 号

三言二拍·图文本

出版策划:博尔国际

责任编辑:王 巍

审读编辑:邹 容

装帧设计:天之赋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电 话:(010)64243832 64241642(发行部)

(010)64255036(邮购、零售)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1020x1200 1/16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26.2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0052-4

定 价:29.80 元

京华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合称“三言”，其作者为明朝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号墨憨子，顾曲散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通俗文学家。所著《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刊行后风靡当时的明朝，其思想和艺术代表着中国早期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其作者为明朝凌蒙初。

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明末小说家，戏曲家。作者受以李贽思想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对当时种种保守思潮进行抨击，宣扬自己的生活准则和道德准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小说中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情景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将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于“三言”和“二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后人将其合称为《三言二拍》，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本书精选了上述作品的精华，以便使读者更轻松地阅读。

编者

前 言	(1)
-----------	-----

警 世 通 言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2)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6)
崔待诏生死冤家	(11)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16)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21)
老门生三世报恩	(26)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31)
玉堂春落难逢夫	(38)
唐解元一笑姻缘	(53)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57)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60)

醒 世 恒 言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70)
卖油郎独占花魁	(76)
苏小妹三难新郎	(90)
佛印师四调琴娘	(95)
白玉娘忍苦成夫	(99)
李玉英狱中讼冤	(105)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118)

喻 世 明 言

羊角哀舍命全交	(126)
吴保安弃家赎友	(128)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33)
单符郎全州佳偶	(137)
杨八老越国奇逢	(141)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47)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152)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58)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163)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167)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170)



初刻拍案惊奇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翼龙壳	(184)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92)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200)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204)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208)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214)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20)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25)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31)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37)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43)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249)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254)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258)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270)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276)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283)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289)

二刻拍案惊奇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298)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304)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311)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317)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324)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329)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335)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纛	(340)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48)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54)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63)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70)
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谐真偶	(375)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381)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388)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394)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401)



警世通言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彩段，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

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喇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苇丛中。”

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得崖上有人答应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





少住听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此言未知真伪，我也不计较了。左右的，叫他去罢。”那人不去，在崖上高声说道：“大人出言谬矣！岂不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伯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罗唆，走近舱门，回嗔作喜的问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站立多时，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来听琴了。方才大人所弹，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其词云：‘可惜颜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到这一句，就断了琴弦，不曾抚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

伯牙闻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鸾远，难以问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个樵夫。头戴箬笠，身披草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见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舱去，见我老爷叩头。问你甚么言语，小心答应。官尊着哩！”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巾；脱了蓑衣，身上是蓝布衫儿；搭膊拴腰，露出布棍下截。那时不慌不忙，将蓑衣、斗笠、尖担、板斧，俱安放舱门之外，脱下芒鞋，蹣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来。

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樵夫长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礼了。”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请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没奈何，微微举手道：“贤友免礼罢。”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张机坐儿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努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称，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谦让，俨然坐下。

伯牙见他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时，怪而问之：“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禀话：“风色顺了，月明如昼，可以开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问，小子若讲话絮烦，恐耽误顺风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谈。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以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斲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何为六忌：

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

何为七不弹？

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犹恐是记问之学。又想到：“就是记问之学，也亏他了。我再试他一试。”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又问道：“足下既知乐理，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颜回自外入。闻琴中有幽沉之声，疑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仲尼曰：‘吾适鼓琴，见猫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露于丝桐。’始知圣门音乐之理，入于微妙。假如下官抚

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试抚弄一过，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时，大人休得见罪。”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

伯牙大惊，推琴而起，与子期施宾主之礼。连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锺，名徽，贱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锺子期先生。”子期转问：“大人高姓，荣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于晋朝，因修聘上国而来。”子期道：“原来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点茶，茶罢，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话，休嫌简褻。”子期称“不敢”。童子取过瑶琴，二人入席饮酒。伯牙开言又问：“先生声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期道：“离此不远，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荒居。”伯牙点头道：“好个集贤村！”又问：“道艺何为？”子期道：“也就是打柴为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该僭言，似先生这等抱负，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廊庙，垂名于竹帛；却乃赍志林泉，混迹樵牧，与草木同朽。窃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实不相瞒，舍间上有年迈二亲，下无手足相辅。采樵度日，以尽父母之余年，虽位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发难得。”二人酒杯酬酢了一会。子期宠辱无惊，伯牙愈加爱重。又问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虚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长一句。子期若不见弃，结为兄弟相称，不负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国名公，锺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炉火，再烹名香，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伯牙年长为兄，子期为弟。今后兄弟相称，生死不负。拜罢，复命取暖酒再酌。子期让伯牙上坐。伯牙从其言。换了杯箸，子期下席。兄弟相称，彼此谈心叙话。正是：

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

谈论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开船。子期起身告辞。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把子期之手叹道：“贤弟，我与你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子期闻言，不觉泪珠滴于杯中。子期一饮而尽，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伯牙道：“愚兄余情不尽，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从。怎奈二亲年老，‘父母在，不远游。’”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过二亲，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这就是‘游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许了贤兄，就当践约，万一禀命于二亲，二亲不允，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也罢，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子期道：“仁兄明岁何时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驾。”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节，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贤弟，我来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若过了中旬，迟至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为君子。”叫童子：“分付记室，将锺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登写在日记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不敢有误。天色已明，小弟告辞了。”伯牙道：“贤弟且住。”命童子取黄金二笏，不用封帖，双手捧定道：“贤弟，些须薄礼，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斯文骨肉，勿得嫌轻。”子期不敢谦让，即时收下。再拜告别，含泪出舱，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于腰间，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头，各各洒泪而别。

不题子期回家之事。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几日，舍舟登岸。经过之地，知是晋国上大夫，不敢轻慢，安排车马相送。直至晋阳，回复了晋主。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过了秋冬，不觉春去夏来。伯牙心怀子期，无日忘之。想着中秋节近，奏过晋主，给假还乡。晋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装，仍打大宽转，从水路而行。下船之后，分付水手，但是湾泊所在，就来通报地名。事有偶然，刚刚八月十五夜，水手禀复，此去马安山不远。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分付水手，将船湾泊，水底抛锚，崖边钉橛。其夜清明，



船舱内一线月光，射进朱帘。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步出舱门，立于船头之上，仰观斗柄。水底天心，万顷茫然，照如白昼。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来，又值良夜。他约定江边相候，如何全无踪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会，想道：“我理会得了。江边来往船只颇多。我今日所驾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认得。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吾弟闻之，必来相见。”命童子取琴卓安放船头，焚香设座。伯牙开囊，调弦转轸，才泛音律，商弦中有哀怨之声。伯牙停琴不操。“呀！商弦哀声凄切，吾弟必遭忧在家。去岁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丧，必是母亡。他为人至孝，事有轻重，宁失信于我，不肯失礼于亲，所以不来也。来日天明，我亲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卓，下舱就寝。伯牙一夜不睡，真个巴明不明，盼晓不晓。看看月移帘影，日出山头。伯牙起来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随；又取黄金十镒带去：“倘吾弟居丧，可为赙礼。”踟蹰登崖，行于樵径，约莫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禀道：“老爷为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东西。从山谷出来，两头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贤村去？等个识路之人，问明了他，方才可行。”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儿退位于后。

不多时，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线，发挽银丝，簪冠野服，左手举藤杖，右手携竹篮，徐步而来。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礼。那老者不慌不忙，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双手举藤杖还礼，道：“先生有何见教？”伯牙道：“请问两头路，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老者道：“那两头路，就是两个集贤村。左手是上集贤村，右手是下集贤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从谷出来，正当其半，东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集贤村？”伯牙默然无言，暗想道：“吾弟是个聪明人，怎么说话这等糊涂！相会之日，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或上或下，就该说个明白了。”伯牙却才沉吟，那老者道：“先生这等吟想，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总说了个集贤村，教先生没处抓寻了。”伯牙道：“便是。”老者道：“两个集贤村中，有一二十家庄户，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老夫在这山里，多住了几年，正是‘土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这些庄户，不是舍亲，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只说先生所访之友，姓甚名谁，老夫就知他住处了。”伯牙道：“学生要往钟家庄去。”老者闻钟家庄三字，一双昏花眼内，扑簌簌掉下泪来，道：“先生别家可去，若说钟家庄，不必去了。”伯牙惊问：“却是为何？”老者道：“先生到钟家庄，要访何人？”伯牙道：“要访子期。”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子期钟徽，乃吾儿也。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讲论之间，意气相投。临行赠黄金二笏。吾儿买书攻读，老拙无才，不曾禁止。旦则采樵负重，暮则诵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怯疾，数月之间，已亡故了。”

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钟公用手搀扶，回顾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谁？”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爷。”钟公道：“原来是吾儿好友。”扶起伯牙苏醒。伯牙坐于地下，口吐痰涎，双手捶胸，恸哭不已，道：“贤弟呵！我昨夜泊舟，还说你爽信，岂知已为泉下之鬼！你有才无寿了。”钟公拭泪相劝。伯牙哭罢起来，重与钟公施礼。不敢呼老丈，称为老伯，以见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还是停柩在家，还是出瘞郊外了？”钟公道：“一言难尽。亡儿临终，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亡儿遗语嘱咐道：‘修短由天，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即吾儿钟徽之冢。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纸钱，往坟前烧化，何期与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就坟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篮。钟公策杖引路，伯牙随后，小童跟定，复进谷口。果见一丘新土，在于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贤弟，在世为人聪明，死后为神灵应。愚兄此一拜，诚永别矣！”拜罢，放声又哭。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问行的住的，远的近的，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回绕坟前，争先观看。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无以为情，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放于祭石台上，盘膝坐于坟前，挥泪两行，抚琴一操。那些看者，闻琴韵铿锵，鼓掌大笑而散。伯牙问：“老伯，下官抚琴，吊令郎贤弟，悲不能已，众人何而笑？”钟公道：“乡野之人，不知音律。闻琴声以为取乐之具，故此长笑。”伯牙道：“原来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钟公道：“老夫幼年也颇习，如今年迈，五官半废，模糊不懂久矣。”

伯牙道：“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诵于老伯听之。”锺公道：“老夫愿闻。”伯牙诵云：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伯牙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轸抛残，金徽零乱。锺公大惊问道：“先生，为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锺公道：“原来如此，可怜可怜！”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贤村，还是下集贤村？”锺公道：“荒居在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先生如今又问他怎的？”伯牙道：“下官伤感在心，不敢随老伯登堂了。随身带得有黄金二镒，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买几亩祭田，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待下官回本朝时，上表告归林下。那时却到上集贤村，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以尽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为外人相嫌。”说罢，命小僮取出黄金，亲手递与锺公，哭拜于地。锺公答拜。盘桓半晌而别。

这回书，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后人有诗赞云：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

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海鳌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

这四句诗，奉劝世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古人说得好，道是：“满招损，谦受益。”俗谚又有“四不可尽”的话。那“四不可尽”？

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

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你看如今有势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气，损人害人，如毒蛇猛兽，人不敢近。他见别人惧怕，没奈何，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却不知八月潮头，也有平下来的时节。危难急浪中，趁着这刻儿顺风，扯了满篷，望前只顾使去，好不畅快。不思去时容易，转时甚难。当时夏桀、商纣，贵为天子，不免窜身于南巢，悬头于太白。那桀、纣有何罪过？也无非倚贵欺贱，恃强凌弱，总来不过是使势而已。假如桀、纣是个平民百姓，还造得许多恶业否！所以说势不可使尽。怎么说福不可享尽？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无寿夭，禄尽则亡。”晋时石崇太尉，与皇亲王恺斗富，以酒沃釜，以蜡代薪；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厕间皆用绫罗供帐，香气袭人；跟随家童，都穿火浣布衫，一衫价值千金；买一妾，费珍珠十斛。后来死于赵王伦之手，身首异处。此乃享福太过之报。怎么说便宜不可占尽？假如做买卖的错了分文入己，满脸堆笑。却不想小经纪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吃饱饭。我贪此些须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诗云：

我被盖你被，你毡盖我毡。你若有钱我共使，我若无钱用你钱。上山时你扶我脚，下山时我靠你肩。我有子时做你婿，你有女时伴我眠。你依此誓时，我死在你后；我违此誓时，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这诗时，人人都要如此。谁是呆子，肯束手相让！就是一时得利，暗中损福折寿，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劝化世人：吃一分亏，受无量福。有诗为证：

得便宜处欣欣乐，不遂心时闷闷忧。



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

说话的，这三句都是了。则那聪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说聪明不可用尽？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参不尽者，天下之理。宁可懵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懵懂。如今且说一个人，古来第一聪明的。他聪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那第一聪明的是谁：

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定知颜子再投生。

话说宋神宗皇帝在位时，有一名儒，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士。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此人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荆公甚重其才。东坡自恃聪明，颇多讥诮。荆公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论东坡的坡字，从土从皮，谓坡乃土之皮。东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论及鲋字：“从鱼从儿，合是鱼子。四马曰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东坡拱手进言：“鸠字九鸟，可知有故。”荆公引以为真，欣然请教。东坡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荆公默然，恶其轻薄，左迁为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巧弄唇。

东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满，朝京，作寓于大相国寺内。想当时因得罪于荆公，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分付左右备脚色手本，骑马投王丞相府来。离府一箭之地，东坡下马步行而前。见府门首许多听事官吏，纷纷站立。东坡举手问道：“列位，老太师在堂上否？”守门官上前答道：“老爷昼寝未醒。且请门房中少坐。”从人取交床在门房中，东坡坐下，将门半掩。

不多时，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缠髻大帽，穿青绢直摆，搦手洋洋，出府下阶。众官吏皆躬身揖让。此人从东向西而去。东坡命从人去问：“相府中适才出来者何人？”从人打听明白回覆，是丞相老爷府中掌书房的姓徐。东坡记得荆公书房中宠用的有个徐伦，三年前还未冠；今虽冠了，面貌依然。叫人：“既是徐掌家，与我赶上一步，快请他转来。”从人飞奔去了，赶上徐伦，不敢于背后呼唤，从旁边抢上前去，垂手侍立于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苏爷的长班。苏爷在门房中，请徐老爹相见，有句话说。”徐伦问：“可是长胡子的苏爷？”从人道：“正是。”东坡是个风流才子，见人一团和气，平昔与徐伦相爱，时常写扇送他。徐伦听说是苏学士，微微而笑，转身便回。从人先到门房，回复徐掌家到了。徐伦进门房来见苏爷，意思要跪下去。东坡用手搀住。这徐伦立身相府，掌内书房，外府州县首领官员到京参谒丞相，知会徐伦，俱有礼物，单帖通名。今日见苏爷怎么就要下跪？因苏爷久在丞相门下往来，徐伦自小书房答应，任职烹茶，就如旧主人一般，一时大不起来。苏爷却全他的体面，用手搀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礼。”徐伦道：“这门房中不是苏爷坐处，且请进府到东书房待茶。”这东书房，便是王丞相的外书房了。凡门生知友往来，都到此处。徐伦引苏爷到东书房，看了坐，命童儿烹好茶伺候。“禀苏爷，小的奉老爷遣差往太医院取药，不得在此伏侍，怎么好？”东坡道：“且请治事。”

徐伦去后，东坡见四壁书橱关闭有锁，文几上只有笔砚，更无余物。东坡开砚匣，看了砚池，是一方绿色端砚，甚有神采。砚上余墨未干。方欲掩盖，忽见砚匣下露出些纸角儿。东坡扶起砚匣，乃是一方素笺，叠做两折。取而观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得荆公笔迹，题是《咏菊》。东坡笑道：“士别三日，换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为官时，此老下笔数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尽’，两句诗不曾终韵。”念了一遍。“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乱道。”这两句诗怎么样写？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东坡为何说这两句诗是乱道？一年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薰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和、薰、金、朔四样风配着四时。这诗首句说西风，西方属金，金风乃秋令也。那金风一起，梧叶飘黄，群芳零落。第二句说“吹落黄花满地金”。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

深秋，其性属火，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兴之所发，不能自己。举笔舐墨，依韵续诗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便写了，东坡愧心复萌：“倘此老出书房相待，见了此诗，当面抢白，不像晚辈体面。欲待袖去，以灭其迹，又恐荆公寻诗不见，带累徐伦。”思算不妥，只得仍将诗稿折叠，压于砚匣之下，盖上砚匣，步出书房。到大门首，取脚色手本，付与守门官吏，嘱咐道：“老太师出堂，通禀一声，说苏某在此伺候多时。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赍过表章，再来谒见。”说罢，骑马回下处去了。

不多时，荆公出堂。守门官吏，虽蒙苏爷嘱咐，没有纸包相送，那个与他禀话，只将脚色手本和门簿缴纳。荆公也只当常规，未及观看。心下记着菊花诗二句未完韵，恰好徐伦从太医院取药回来，荆公唤徐伦送置东书房。荆公也随后入来，坐定，揭起砚匣，取出诗稿一看，问徐伦道：“适才何人到此？”徐伦跪下，禀道：“湖州府苏爷伺候老爷，曾到。”荆公看其字迹，也认得是苏学士之笔，口中不语，心下踌躇：“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官里，将他削职为民。”又想到：“且住，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叫徐伦取湖广缺官册籍来看。单看黄州府，余官俱在，只缺少个团练副使。荆公暗记在心，命徐伦将诗稿，贴于书房柱上。

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苏轼才力不及，左迁黄州团练副使。天下官员到京上表章，升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东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荆公为改诗触犯，公报私仇。没办法，也只得谢恩，朝房中才卸朝服，长班禀道：“丞相爷出朝。”东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舆中举手道：“午后老夫有一饭。”东坡领命。回下处修书，打发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旧任接取家眷黄州相会。

午牌过后，东坡素服角带，写下新任黄州团练副使脚色手本，乘马来见丞相领饭。门吏通报。荆公分付请进到大堂拜见。荆公待以师生之礼。手下点茶。荆公开言道：“子瞻左迁黄州，乃圣上主意，老夫爱莫能助。子瞻莫错怪老夫否？”东坡道：“晚学生自知才力不及，岂敢怨老太师。”荆公笑道：“子瞻大力，岂有不及？只是到黄州为官，闲暇无事，还要读书博学。”东坡目穷万卷，才压千人，今日劝他读书博学，还读什么样书！口中称谢道：“承老太师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荆公为人至俭，肴不过四器，酒不过三杯，饭不过一箸。东坡告辞。荆公送下滴水檐前，携东坡手道：“老夫幼年灯窗十载，染成一症，老年举发，太医院看是痰火之症。虽然服药，难以除根。必得阳羨茶，方可治。有荆溪进贡阳羨茶，圣上就赐与老夫。老夫问太医院官如何烹服。太医院官说须用瞿塘中峡水。瞿塘在蜀，老夫几欲差人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

东坡领命，回相国寺。次日辞朝出京，星夜奔黄州道上。黄州合府官员知东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谪官，出郭远迎。选良时吉日公堂上任。过月之后，家眷方到。东坡在黄州与蜀客陈季常为友。不过登山玩水，饮酒赋诗，军务民情，秋毫无涉。

光阴迅速，将及一载。时当重九之后，连日大风。一日风息，东坡兀坐书斋。忽想：“定惠院长老曾送我黄菊数种，栽于后园，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足犹未动，恰好陈季常相访。东坡大喜，便拉陈慥同往后园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见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唬得东坡目瞪口呆，半晌无语。陈慥问道：“子瞻见菊花落瓣，缘何如此惊诧？”东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见此花只是焦干枯烂，并不落瓣。去岁在王荆公府中，见他《咏菊》诗二句，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错误了，续诗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却不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迁小弟到黄州，原来使我看菊花也。”陈慥笑道：古人说得好：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

假若连头俱不点，一生无恼亦无愁。

东坡道：“小弟初然被谪，只道荆公恨我摘其短处，公报私仇，谁知他到不错，我到错了。真知



灼见者，尚且有误，何况其他！吾辈切记，不可轻易说人笑人，正所谓经一失长一智耳。”东坡命家人取酒，与陈季常就落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饮酒间，门上报道：“本府马太爷拜访，将到。”东坡分咐：“辞了他罢。”是日，两人对酌闲谈，至晚而散。

次日，东坡写了名帖，答拜马太守。马公出堂迎接。彼时没有迎宾馆，就在后堂分宾而坐。茶罢。东坡因叙出去年相府错题了菊花诗，得罪荆公之事。马太守微笑道：“学生初到此间，也不知黄州菊花落瓣，亲见一次，此时方信。可见老太师学问渊博，有包罗天地之抱负。学士大人，一时忽略，陷于不知，何不到京中太师门下赔罪一番，必然回嗔作喜。”东坡道：“学生也要去，恨无其由。”太守道：“将来有一事方便，只是不敢轻劳。”东坡问：“何事？”太守道：“常规冬至节，必有贺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员。学士大人若不嫌琐屑，假进表为由，到京也好。”东坡道：“承堂尊大人用情，学生愿往。”太守道：“这道表章，只得借重学士大笔。”

东坡应允，别了马太守回衙。想起荆公嘱付要取瞿塘中峡水的话来。初时心中不服，连这取水一节，置之度外；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这件事，以赎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轻托他人。现今夫人有恙，思想家乡。既承贤守公美意，不若告假亲送家眷还乡，取得瞿塘中峡水，庶为两便。黄州至眉州，一水之地，路正从瞿塘三峡过。那三峡？

西陵峡，巫峡，归峡。

西陵峡为上峡，巫峡为中峡，归峡为下峡。那西陵峡又唤做瞿塘峡，在夔州府城之东。两岸对峙，中贯一江。滟滩堆当其口，乃三峡之门。所以总唤做瞿塘三峡。此三峡共长七百余里，两岸连山无阙，重峦叠嶂，隐天蔽日；风无南北，惟有上下。自黄州到眉州，总有四千余里之程，夔州适当其半。东坡心下计较：“若送家眷直到眉州，往回将及万里，把贺冬表又耽误了。我如今有个道理，叫做公私两尽：从陆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换船下峡，取了中峡之水，转回黄州，方往东京。可不是公私两尽。”算计已定，对夫人说知，收拾行李，辞别了马太守。衙门上悬一个告假的牌面，择了吉日，准备车马，唤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无事，自不必说。

才过夷陵州，早是高唐县。

驿卒报好音，夔州在前面。

东坡到了夔州，与夫人分手，嘱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东坡讨个江船，自夔州开发，顺流而下。原来这滟滩堆，是江口一块孤石，亭亭独立，夏即浸没，冬即露出，因水满石没之时，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犹豫堆。俗谚云：

犹豫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犹豫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东坡在重阳后起身，此时尚在秋后冬前，又其年是闰八月，迟了一个月的节气，所以水势还大。上水时，舟行甚迟；下水时却甚快。东坡来时正怕迟慢，所以舍舟从陆；回时乘着水势，一泻千里，好不顺溜。东坡看见那峭壁千寻，沸波一线，想要做一篇《三峡赋》，结构不就。因连日鞍马困倦，凭几构思，不觉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来问时，已是下峡，过了中峡了。

东坡分付：“我要取中峡之水，快与我拨转船头。”水手禀道：“老爷，三峡相连，水如瀑布，船如箭发。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数里，用力甚难。”东坡沉吟半晌，问：“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禀道：“上二峡悬崖峭壁，船不能停。到归峡，山水之势渐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东坡叫泊了船，分付苍头：“你上崖去看有年长知事的居民，唤一个上来，不要声张惊动了他。”苍头领命。登崖不多时，带一个老人上船，口称：“居民叩头。”东坡以美言抚慰：“我是过往客官，与你居民没有统属，要问你一句话。那瞿塘三峡，那一峡的水好？”老者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上峡流于中峡，中峡流于下峡，昼夜不断。一般样水，难分好歹。”东坡暗想道：“荆公胶柱鼓瑟。三峡相连，一般样水，何必定要中峡！”叫手下，给官价与百姓买个干净磁瓮，自己立于船头，看水手将下峡水满满的汲了一瓮，用桑皮纸封固，亲手金押。即刻开船。直至黄州拜了马太守。夜间草成贺冬表，送去府中。马太守读了表文，深赞苏君大才，赏表官就金了苏轼名讳。择了吉日，与东坡钱行。

东坡赍了表文，带了一瓮蜀水，星夜来到东京，仍投大相国寺内。天色还早，命手下抬了水瓮，乘马到相府来见荆公。荆公正当闲坐，闻门下通报：“黄州团练使苏爷求见。”荆公笑道：“已经一载矣！”分付守门官：“缓着些出去，引他东书房相见。”守门官领命。荆公先到书房，见柱上所贴诗稿，经年尘埃迷目，亲手于鹊尾瓶中取拂尘，将尘拂去，俨然如旧。荆公端坐于书房。

却说守门官延捱了半晌，方请苏爷。东坡听说东书房相见，想起改诗的去处，面上赧然。勉强进府，到书房见了荆公下拜。荆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相见，惟恐远路风霜，休得过礼。”命童儿看坐。东坡坐下，偷看诗稿，贴于对面。荆公用拂尘往左一指道：“子瞻，可见光阴迅速，去岁作此诗，又经一载矣。”东坡起身，拜伏于地。荆公用手扶住道：“子瞻为何？”东坡道：“晚学生甘罪了！”荆公道：“你见了黄州菊花落瓣么？”东坡道：“是。”荆公道：“目中未见此一种，也怪不得子瞻。”东坡道：“晚学生才疏识浅，全仗老太师海涵。”

茶罢，荆公问道：“老夫烦足下带罍塘中峡水，可有何？”东坡道：“见携府外。”荆公命堂候官两员，将水瓮抬进书房。荆公亲以衣袖拂拭，纸封打开，命童儿茶灶中煨火，用银铫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羨茶一撮于内，候汤如蟹眼，急取起倾入，其茶色半晌方见。荆公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道：“巫峡。”荆公道：“是中峡了？”东坡道：“正是。”荆公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东坡大惊，述：“土人之言：‘三峡相连，一般样水。’晚学生误听了，实是取下峡之水。老太师何以辨之？”荆公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老夫若非亲到黄州，看过菊花，怎么诗中敢乱道黄花落瓣！这罍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太医院官乃明医，知老夫乃中脘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羨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东坡离席谢罪。

荆公道：“何罪之有？皆因子瞻过于聪明，以至疏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无事，幸子瞻光顾。一向相处，尚不知子瞻学问真正如何。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东坡欣然答道：“晚学生请题。”荆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说老夫恃了一日之长。子瞻到先考老夫一考，然后老夫请教。”东坡鞠躬道：“晚学生怎么敢？”荆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老夫却不好僭妄。也罢，叫徐伦把书房中书橱，尽数与我开了。左右二十四橱，书皆积满。但凭于左右橱内上中下三层取书一册，不拘前后，念上文一句，老夫答下句不来，就算老夫无学。”东坡暗想道：“这老甚迂阔，难道这些书都记在腹内？虽然如此，不好去考他。”答应道：“这个晚学生不敢。”荆公道：“咳！道不得个‘恭敬不如从命’了？”东坡使乖，只拣尘埃多处，料久不看，也忘记了。任意抽书一本，未见签题，揭开居中，随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乐否？”荆公接口道：“‘窃已啖之矣。’可是？”东坡道：“正是。”荆公取过书来，问道：“这句书怎么讲？”东坡不曾看得书上详细，暗想：“唐人讥则天后，曾称薛敖曹为如意君，或者差人问候，曾有此言。只是下文说‘窃已啖之矣’，文理却接上面不来。”沉吟了一会，又想到：“不要惹这老头儿，千虚不如一实。”答应道：“晚学生不知。”荆公道：“这也不是什么秘书，如何就不晓得？这是一桩小故事。汉末灵帝时，长沙郡武冈山后有一狐穴，深入数丈。内有九尾狐狸二头，日久年深，皆能变化，时常化作美妇人，遇着男子往来，诱人穴中行乐。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后有一人姓刘名玺，善于采战之术，入山采药，被二妖所掳。夜晚求欢，刘玺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间，二狐快乐，称为如意君。大狐出山打食，则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则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将，并无忌惮。酒后，露其本形。刘玺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云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刘玺于腹内。大狐回穴，心记刘生，问道：‘如意君安乐否？’小狐答道：‘窃已啖之矣。’二狐相争追逐，满山喊叫。樵人窃听，遂得其详，记于《汉末全书》。子瞻想未涉猎？”东坡道：“老太师学问渊深，非晚辈浅学可及！”

荆公微笑道：“这也算考过老夫了。老夫还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休得吝教。”东坡道：“求老太师命题平易。”荆公道：“考别件事，又道老夫作难，久闻子瞻善于作对。今年闰了个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个两头春。老夫就将此为对，出句求对，以观子瞻妙才。”命童儿取纸笔过来，荆公写出一对道：



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东坡虽是妙才，这出得跷蹊，一时寻对不出，羞颜可掬，面皮通红了。荆公问道：“子瞻从湖州至黄州，可从苏州润州经过么？”东坡道：“此是便道。”荆公道：“苏州金阊门外，至于虎丘，这一带路，叫做山塘，约有七里之遥，其半路名为半塘。润州古名铁瓮城，临于大江，有金山、银山、玉山，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曾游览？”东坡答应道：“是。”荆公道：“老夫再将苏润二州，各出一对，求子瞻对之。”苏州对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润州对云：

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东坡思想多时，不能成对，只得谢罪而出。荆公晓得东坡受了些腌臢，终惜其才。明日奏过神宗天子，复了他翰林学士之职。后人评这篇话道：以东坡天才，尚然三被荆公所屈。何况才不如东坡者！因作诗戒世云：

项托曾为孔子师，荆公又把子瞻嗤。

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崔诗诏生死冤家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

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季春词》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

三月柳花轻复散，飘飏澹荡送春归。

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飞一向西。

邵尧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采将春色去。”有诗道：

花正开时当三月，蝴蝶飞来忙劫劫。

采将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两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黄莺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花正开时艳正浓，春宵何事恼芳丛？

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黄莺事，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杜鹃叫得春归去，吻边啼血尚犹存。

庭院日长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黄昏！

苏小小道：“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